

寶光集書之一

史記會注攷證駁議

周震麟題



園於物與有少奇才官賢旺西局 幼穉之定立所
為若河也建為河海之流沙屋間事壯其有者
強堅日、道弘 汝遠 主 炳福 崇世匹 流川清
牙族鵬為能 碎分拆解者 宗手郭康良
元應海不壯精靈搏實而滿流風初柳
清派料方益定幾一 聲一書 震通進

年讀史記書注大宛城識 調言 馮江 記

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一日 高 書 許 進



右郭鼎堂

洙若

先生題詞一闕詞云看緝熙日日邁孫章按陳銘德主

編之重慶七月二十九日新民報載此詞作看緝熙日日邁乾嘉新民報較此詞遲五日蓋郭先改定之稿也所云洹水遺龜河洛文謂此篇之釋殷虛卜辭也所云流沙墜簡春秋筆謂此篇之考漢簡及春秋魯昭公十七年日食也可知二語並非汎指而先生之學殆非孫章文字音均訓詁法相亘以範圍也當以作乾嘉者爲是茲依新民報所載移錄左方

廖海廷識

滿江紅

國族將興有多少奇才異質縱風雨飄搖不定文華怒茁洹水遺龜河洛文流沙墜簡春秋筆看緝熙日日邁乾嘉前無匹

灋川注誇勞績鵬鳥賦

難分析賴發蒙千載庚辰元歷衡嶽精靈撐突兀瀟湘風韻揚清激料方壺定感一聲雷震遐邇

史記會注考證駁議序

太史公以整齊百家之旨著史記一書雖不免時有牴牾然體大思精固百世不刊之作也清代學術郅隆諸儒銳意整齊古籍羣經率有新疏周秦諸子亦多校注獨於史公書未有網羅衆說爲之整比者豈以其書博大精深未易致力邪抑以偏重羣經遂未暇及此邪往者余設教於清華大學嘗以此書授諸生聞倭奴國人有爲史記會注考證者亟購求讀之則紕繆簡陋不足一觀既病前人成說散在各書不易尋覽乃令諸生取清儒及近人專著數十種逐條製爲總目蓋欲先成長編以爲他日整比之資也人事卒卒人力日力皆苦不給所謂總目者第置之篋衍中未暇續爲心頗以爲憾也廿六年春余居北平寧鄉魯君實先以其所撰史記會注考證駁議一文貽余余讀之歎其精博無涯涘則大喜謂整理史公書今得其人余長編雖不就可以無憾矣既復書於君贊其盛業未幾余以親病南歸歸不二月而蘆

溝橋之難作兵氛漫天胡塵匝地余流離轉徙不遑寧居既久不得君息耗不知君飄泊何所著作之進復何如心未嘗不時時念之也頃者得君寧鄉道林山中書道國難後歸里嘗再訪余於長沙皆不值而駁議一文則已擴爲一巨帙以印本郵之余殷殷屬序其端余急發而讀之知君獨得固至多而尤邃於律歷語其尤至者得三事焉古今治歷者大都以當時之歷逆推古先朔蝕然歲實既有消長氣朔復有參差第據一時之歷以推前古更時綿遠恒多鑿柄蝕分多寡見蝕加時緣里差有不同致九域而各異時憲歷以前大都立法粗牘不易推尋君則於春秋魯昭公十七年日食一事以古代歷法五十餘種詳事推核於蝕分加時之數又據時憲歷細爲案覆遍用古今歷法考核一事左右逢源信可謂超越前儒古今獨步者矣此一事也宋會天歷術數闕佚無存清儒元和李尚之推補二數既乏說明又不詳推算之術遂令天水一朝成法坐致闕如學者以爲憾事君則詳爲捃摭使一

代典制晦而復章又可謂善於索隱探賾拾遺補闕者矣此二事也庚辰元
歷先儒未及君博綜往籍定其卽爲春秋魯歷覃精沈思創爲新解以釋賈
生鵬鳥賦單閼之歲昭若發蒙前說紛紜頓成詞費又所謂閉門造車出而
合轍者也自餘妙義夥頤未能殫述大抵君之立說乍視若至可驚有如雲
中天馬破空而來不可逼視及其廣徵博引枝葉扶疏又如錢塘江潮萬頭
俱至究其歸極則夷然渙然皆人人意中所欲出也蓋君朝夕讀書於文瀾
閣者數年旣又歷幽薊涉汴洛於公私書藏涉覽殆遍所涉旣博治無類矣
而又益之以精思眇虛故其所得突過前人遠出儕輩有如此也抑聞君年
未及壯精力過絕於人涉覽之暇將取史公全書杷梳而剔抉之蓋欲令後
之治遷書者不能不以君書爲始事烏呼何其偉也若倭奴國人之書者有
如秋風槁葉分歸隕落君知之固甚明而君之爲此者以偶觸其書姑以爲
述作之發端而已非欲屑屑與彼爭短長也余學無心得於律歷之術尤茫

然無所通解自愧不足以序君書顧惟年事漸老以得及見君之偉業爲幸
又竊喜列名簡端得藉以有傳也因撫君書之大者挈要言之其於君書之
美固未能盡其百一也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長沙愚弟楊樹達序於
辰谿龍頭腦山居

史記會注考證駁議

寧鄉 魯實先撰

日本瀧川資言著史記會注考證中年執筆皓首成書懷鉛握槧經歷廿年可謂勤矣愚觀其書不免有失較言其略有七事焉

一曰體例未精也愚以爲補注史記當仿裴氏注三國志顏氏注前漢書之例合史事與訓詁爲之庶幾蔚爲大觀瀧川蓋依王先謙兩漢書補注之例王氏本稗販之徒後漢書尤疏略不足齒然其以酈元水經疏證地理志頗以此見知于學者瀧川之書曾無是善拙撰於史事略師釋史之意特更加詳復增攷釋四部之書有徵必采下至方志家乘旁及異邦典籍豫是有益靡不參稽釋道之藏所言史跡要皆妄作晉宋以來已肇其端

老子化胡經孔子閉房記

孔安國祕記之類是也

遑論唐宋今所傳道藏已非杜光庭舊本

杜光庭所撰道經焚于漢永平時見宋真

宗御注四十二章經註焚經臺詩

類多王欽若僞爲吾儒之書唐宋之間已多小說家言太

平廣記其巨藪也諸如此類概屏弗錄竊以左圖右史便於省觀有稗史學

古人爲是者以不便剗刪大氏失傳以是闕而勿作正史之表亦所以便尋

檢也其用意與圖等愚以爲宜於太史書外別加附錄其類有四曰圖表也

若重野安釋楊守敬古代沿革圖盧彤古代戰爭形勢圖歐陽纓歷代戰爭圖

鄭伯庚春秋戰國圖顧陳高春秋大事表之類皆當參互攷證去其違悞臻于

精詳近世古歷天象之學梅文鼎錢大昕李尚之最有能名姚文田羅士琳鄒

伯奇江聲戴震陳澧王韜陳松葉變施勤成蓉鏡包慎言董祐誠黃炳圻吳之

英徐文靖徐有壬華湛恩陳懋齡陳厚耀徐朝俊張宗泰范景福施彥士吳守

一朱兆熊顧觀光汪曰楨劉師培之流皆有所作諸家不有大謬必有小疵或

以待補苴或須匡正愚於古歷凡所表述皆能自成一按之故籍成證確然證

以補西法無不眇合爰別撰廿八宿分部圖中西對照恆星圖天官書星象圖古

黃帝顓頊殷周魯太初乾鑿度三統元和乾象諸歷朔日金石也趙宋逮于前

閏譜五十八歷古史天象紀年表所以備三統之義也日金石也清金石之書

不勝縷數大都著錄銘文不詳器制其圖器制者略具輪廓未觀真形今仿日

本梅原末治銅器精華住友氏泉屋清賞白鶴帖等之例上象器形下列拓本

日殷虛文編也

齊魯封泥殷周陶器皆附於此

片在日本若林泰輔三井源右衛門河井仙郎中村不折並有收藏今皆著錄

別加考釋田獵祭祀各以類分單字訓釋依日本高田忠周古籀篇之例爲之

遼東貝塚北京人頭日序論也今世以爲妄之徒好爲奇詭之論輒以中土史迹

皆爲骨類並附於此

Pere 論中國民族由巴比倫東徙之說一見其八八四年所著中國古文明
 西源論一將智由會輯中國民族西來辨及中國人種考日本白河次郎國府
 種德丁謙劉師培章炳麟並主其說法入沙晚英人波爾C. G. Bell德人夏德
 Hirth 國人繆鳳林皆有非難其後北京周口店之化石人頭出土而其說乃不
 攻自破然今之似此者化出自埃及哥比勞A. de Kircher 法人如額Huot得幾尼
 de Guignes 謂中國文化出自埃及及哥比勞A. de Kircher 法人如額Huot得幾尼
 P. Wiegner 謂出於緬甸瑞典珂羅屈倫Karlen 謂河南文化受之土耳其族日
 本飯島忠夫藤田豐八小川琢治等吾國衛之流皆逐臭為之係風捕景毫
 無左證而法人羅士彌L. Rossony 英人洛斯C. Ross 羅素Russel 韋爾斯H. G.
 Wells 謂中國文化發源本土斯可以破前者之惑矣持外來之說者惟於中外
 史迹及古器之作風禮俗用法之偶相同者比附為說不知生民以來飲食起
 居大氏相同禮俗服用無緣大異剝木為舟至今附美洲之紅蕃日本之蝦夷皆
 如是也蟬必垂尾履必著綦豚肩羊腍祖而酒行割葱菜醢醬食而後加棗栗飴
 密陳列必周雉兔鶉鴝更端迭進飲列體醕酒分清白糗備塗餚飯具精樵藥
 不用挾刀匕匙供飲食服尤更無一不與今之西人同閱博讀羣書宮室之圖讀
 詒讓周禮之疏持此證彼尤更無一不與今之西人同閱博讀羣書宮室之圖讀
 而爾雅以為謬論之資凡為此者直欲滅深後之文化愚吾之人民是當擇其言
 之辯甚無謂也是當別其理實黜彼邪辭除如史記之流傳版本之多也如既載
 故事之采輯又當類別條分彙為總論瀧川亦有此作之惜望漏甚多也如既載
 史公之悲士不遇賦而勿錄素王妙論及皇甫謐高士傳所載與華伯陵書既
 錄宋尹陽修太史公祠碑而勿錄韓城縣志史公祠墓諸故實既作史公年譜既
 而勿參證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桑原鷲藏第七期馬遷生年之一新說山田
 勝美史記攔筆年代私考一大東文化原雜誌第七期一及張惟騷太史公疑年

考「小雙寂菴叢書本」張鵬一鄭鶴聲諸家之史公
年譜餘如所作史記流傳史記版本諸類脫漏尤多

至如典章制度名物

禮儀具存舊策不必新編此史公所謂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之義也先秦西漢諸子世有專書又所弗錄此史公所謂其書世多有是以
不論論其軼事之例也訓詁之事單文隻字前人累累言之無煩復贅竊彼
實此是又奚爲若夫前賢又有議者大氏多據經籍纂詁爲說也其訓釋大
氏多單文隻字者今人尤病剽竊若今古之字通段之文學者習知而今人
不殫其勞拾人唾餘以爲箋釋豈不徒滋蕘濫愚見若上林之賦奇字古文
爲金石說文所不具者長卿遂於小學造作必有所本是當加以音釋其非
此類並可略諸史記文雖平易或有章句難明觀馬融受漢書于大家可推
知矣明清以來古文辭家任情圈點比觀諸家皆有互異灋川之書亦施圈
點惜於疑難之處不附說以明之耳近人浙中張桐齋春黃侃曾有謬正俱
未刊行

張著見浙江圖書館之文瀾學報
黃說見章炳麟所擬制言半月刊

所列數條灋川皆所未及

二曰校勘未善也段玉裁之言曰校勘不在一字一句不誤之難而在審定底本之難也瀧川以金陵刻爲底本夫金陵刻本丁於清季張氏札記雖有可稱顧其爲書實多臆改且爲後出非同古書阮元校刻十三經必以宋槧爲底本良可法矣愚意當以宋黃善夫本爲底本其殘闕者配以震澤王氏本可也且也校勘之業專就版本比讎但記文字同異書賈亦優爲之戴顧盧黃所以不愧以校勘名家者以其能博攷羣書稽之文字審於聲均定其得失而通其義耳瀧川專就各本對讎不無微失史記之刻始自北宋淳化

玉海四十三云太宗朝摹印司馬班范諸史又云淳化五年七月詔選官分校史記前後漢書文獻通考引石林葉氏曰國朝淳化中以史記前後漢書付有司摹印永樂大典一千七百四十二引宋會要云淳化五年七月詔選官分校史記前後漢書既畢遣內侍裴愈齋本就杭州口板咸平口年真宗謂宰臣曰太宗崇尚三史而版本如聞當
淳化本既不可見傳增湘所藏淳化本或稱爲景祐本者其初未經審

定之名也而張森楷作史記新校注以淳化景祐二本並列是真妄言欺世唯吳縣潘氏滂喜齋藏淳化壬辰臨安陳氏萬卷堂刊本今亦不可蹤跡

復有謬譌當世公私所藏宋本亦不能得一全帙古本正譌勢必求於版本

以外唐宋類書不勝縷數

張文虎王念孫等所校史記雖引有御覽類聚書鈔白氏六帖諸書但略取數條未經遍校且張氏

當同治之時其時御覽通行者但有張鮑二刻本張氏多臆慮文昭據以校書已為所誤不知張王所據何本愚所據者乃商務館所藏宋本北堂書鈔明

陳禹謨本皆經刪補殊不能用嚴可均校明初寫本本校勘家大氏用之愚所據者為長洲顧氏藝海樓鈔本白孔六帖當時無善本可求愚所據者乃傳增湘

所藏宋本白氏六帖事類集諸如此類莫如一有版本善惡之分在學疏者宜從其所是也且宋以前書但得善本無不可校如一切經音義十三經注疏小學紺

珠合璧事類書言故事類林雜說同溪史韻記纂淵海及日本所藏重廣會史古鈔本玉篇以至周秦諸子之雜注唐宋文集之注今皆有善本可求此俱高文

宏冊徵引史記最多他如北京白雲觀所藏永樂大典道藏敦煌所出唐寫本修文殿御覽嘉業樓劉氏及北平圖書館所藏永樂大典原本以及劉應李翰墨全

書葉廷珪海錄碎事劉達可壁水羣英真德秀文章正宗婁機班馬字類呂氏史記詳節王應麟玉海鄭夾漈通志徵引亦多足供參證若詳列可資校勘之

籍其目當
甲文金石九見本原
證王國維先公振為王考及古史新證始引甲骨

報丁之上內藤虎次郎亦有王亥續王亥之作一見藝文雜誌第七卷七期第八卷八期一近日作者常有補證金石如秦刻六石秦權斤可校始皇紀封泥

學古發凡亦略言其意若此之類取證皆多異獲是又加竹帛一等矣
以及

其同邦古籍
如釋空海所撰萬象名義昌住新撰字鏡源順和名類聚鈔具平弘決外典鈔釋信瑞淨土三部經音義之類
是皆

有裨校勘瀧川固未嘗引校今本即版本校勘亦未臻至善如傳增湘所藏

北宋景祐本史記

葉十行行十九字老子傳在伯夷傳之前

彼邦內藤湖南所譽爲今世所存

最古之刻本也北平西北考古會所藏漢本簡滑稽傳殘文

今寄存北京大學研究所

黎圖書館所藏敦煌寫本曹參世家

卷背有詠月詩

徐行可所藏沈端蒙校本史

記有黃羹圖跋

劉承幹潘復所藏蜀本史記

有影刻本

又劉氏所藏宋本史記

葉十三

十二冊北平圖書館所藏宋眉山本

宋胡蝶裝本眉山新編十七史策要一百五十卷今殘存二十五冊唯史記六卷爲

全書又宋十行本史記常熟瞿氏所藏宋本史記解集

卷首有尙志齋乾學徐健庵諸朱記

又

宋十四行本史記

版刻緒墨俱極精好較耿氏蔡氏本尤爲罕觀舊藏汲古閣卷首有海虞毛奏叔圖書記

孫從添所

藏宋本百合錦史記

毛斧季集諸宋本而成猶劉喜海錢遵王之集百納本也有錢陸燦跋

海源閣所藏宋

乾道本淳熙本元至正本宋殘本史記內藤虎所藏北宋本南宋本史記

大阪

府立圖書館所編恭仁山莊善本書影亦載及二書

狩野氏所藏古鈔本又宋本史記

古鈔零卷狩野藏四卷又一部

福井氏藏一卷

飛鳥井所藏宋本史記索隱彌足琛奇未見取校他如錢泰吉史記

校勘記

劉承幹藏有殘冊浙江圖書館孤山分館亦藏五冊此書雖經張文虎札記所采免未全錄尙多精語可供收輯也

味經堂校

記

光緒二十年陝甘味經刊書處校刊凡二十冊

王棐友史記校

以汲古閣本漢書校張齊賢本史記故宮博物院中之圖書館藏鈔

本二冊道光八年進呈目見民國四年山東通志云未見是此書世鮮傳本也

張森楷史記新校注

張為四川合川縣人其序例見

其所撰合川縣志稿舊藏北平清華大學

汪遠孫吳春照校本

吳氏校本以明柯維熊本為底本校以宋元金及震澤王氏本校語

用藍筆寫於書眉間有汪氏按語舊藏錢塘丁氏八千卷樓今歸南京國學圖書館錢警石撰校勘記曾采吳說張氏札記吳汪二校本蓋據錢書錄出也其

實吳錢校記並未經張氏全采

莫友芝錢求赤校本

以汲古閣本為底本校以宋元各本傳增湘藏

錢湘靈陸貽

典校本

孫從添上善堂藏本

盧文弨王國維校本

二家但校索隱單本以汲古閣本為據王氏校以朱筆北平圖書館

惠藏書僅有鈔本其序已載入抱經堂文集卷四盧氏又有

嘉永三年堀川濟刊所著扁鵲倉公傳攷異取震澤王氏本迄萬歷盧復醫種子中本凡十一種以作校記

江戶堀川濟校

本

氏本嘉永三年堀川濟刊所著扁鵲倉公傳攷異取震澤王氏本迄萬歷盧復醫種子中本凡十一種以作校記

松崎明復校本

懋堂日歷有惠景間侯者年表補闕并校

劉光賁校記

六冊甘肅圖書館藏

王太岳等校記

見四庫全書考證二十三

卷至二十四卷有聚珍版叢書本此書皆正殿本之譌瀧川既引殿本作校語何不參證王氏之書耶邵晉涵亦有校記見南江札記卷四校語疏略不知所

據何本殆亦如王氏正殿本之譌也知者以邵氏曾與修四庫全書有四庫全書分纂藁其中有史記集解正義提要

是皆發明甚多

未加采內然此或難見之書不能為瀧川病也又有甚者瀧川於版本目錄

之學亦無所知即如今日通行之百衲本

有涵芬樓劉世珩二印本

固曾爲張氏札記

所取校者

即札記所校劉喜海集宋殘本四種

而瀧川又重校之

如倉公傳齊郎中令案三飲而疾愈下瀧川引札記曰宋

本毛本吳校元本疾作病又曰愚案劉百衲宋本亦作病是其例也

豈徒多此一舉適足亂人耳目夫前人校

語正足見諸本異同苟無繁辭不容棄削補注之例自應如爾瀧川既以金

陵刻爲底本又多刪札記之文義無所安愚以爲校勘但求正譌不應多列

同一源之本以作校語是直眩人耳目示已博聞阮氏讎經張氏校史胥有

此失如愚所見明建寧府及正德六年廖鏜本皆出自中統

廖本八書非出自中統故可校

建本注內有曰監本作某等字此通當時校者加

重修監本妄加改易

顧炎武曰

知錄卷十八云萬曆中北監刻二十一史其版視南稍工然校勘不精譌舛彌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陸啓滋客燕雜記云監板二十一史修於萬曆二十三

年頗無差譌崇禎十二年重修之古字難讀悉遭改易愚案陸氏所言監板即北監本也重修北監本二十一史中之史記補葉基多書口魚尾下有萬曆二

十四年崇禎十一年順治十五年十六年康熙三十九年乾隆二十四年五十五年諸題識一篇之內至有數版不同此又下於陸氏所謂重修監本也

歸有光本割裂篇章

震川別集卷七與沈敬甫書云史記煩界畫付來格先生文體殊不類今別作附書景武紀諸篇仍存在內者